

20年前的她， “网络直播第一人”

1996年，19岁的美国姑娘詹妮弗·林利在宿舍的电脑上架起一个摄像头。这个现在看来无比简单的举动，在当时却有革命性意义——她开创了直播这一网络形式。然而，7年后，詹妮弗决定关闭自己的直播网站，彻底从网上消失。在网络直播风靡全球的当下，这个曾红极一时的“网络直播第一人”，现在反而很少使用社交媒体，安静地做着一名程序员。



这是上世纪90年代詹妮弗·林利做网络直播时的画面。

张文 编译

24小时直播生活

还是大一新生时，詹妮弗偶然在学校书店里发现了网络摄像头。她是个电脑迷，于是立即买下了摄像头，用它做了件极不寻常的事：创建个人网站“看珍妮”，向全世界的陌生人直播自己的生活，24小时不间断。

在社交媒体兴盛和即时信息充斥的时代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对现在的网络用户而言，“看珍妮”网站其实相当无聊：一个颗粒状、静止的黑白画面出现在网站上，15分钟过后，另一个黑白画面接着出现。

但别忘了，詹妮弗是在20年前玩直播的。那时候，上网都要拨号连接且计时收费，一个网页要好几分钟才能加载出来，我们也不会在线购物或陷入网恋。在詹妮弗之前，有人直播咖啡壶和鱼缸的场景，然而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直播第一人。

尽管詹妮弗播出的画面通常都是一个空屋子，因为她要么在上课，要么在厕所，或者对着电脑看，坐在床上学习，又或者在洗衣服刷牙——这些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像幻灯片的图像，却引发了强烈关注：每天约有400万人观看她每隔15分钟上传的日常生活动画。

现在看来，这场直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如果一直坐在电脑前观看，就可以串起詹妮弗的生活：她坐在床边穿长靴，这是要出门了；她穿着背心和运动长裤坐在电脑前，说明会呆在宿舍上网聊天。她是网上的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只是在做自己。

名气和谴责一起来

对粉丝来说，詹妮弗的吸引力就在于她的日常化。她网站的聊天室社群迅速壮大，她也会去里面逛。詹妮弗对大家来讲是可以接近的，是团体的一部分，像个朋友。他们从没体验过能和只在网

上见过的人社交，对詹妮弗本人来说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经历。

“一个周六的晚上，我在宿舍洗衣服时收到一封邮件，里面说‘我在洗衣服，看到你也在洗。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，可看到你和我做同一件事，我现在感觉好点了’。”詹妮弗说，自己很高兴能让别人产生那种做自己还不赖的感觉。

“看珍妮”给詹妮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名气。1998年，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大卫·莱特曼采访了珍妮弗。不仅仅是莱特曼，她还被众多报纸杂志作为专题人物报道。那时还没有各种电视选秀节目，一个年纪轻轻的草根姑娘，能让上百万人登录同一个网站，已经创造了历史。

一开始，媒体的关注还是一种监管式的好奇。直到她和男朋友的亲密举动入镜，让好奇变成了谴责，人们开始指责她自恋和暴露。“我和男朋友第一次在镜头前接吻时，网站因为流量太大瞬间瘫痪，接着我听到电脑发出哔哔声，听起来就像报废了。他意识到亲吻能让网站瘫痪后，就不愿意再来我房间了。没人想出现在屏幕上，也没人想来我的房间。”

为什么不回避这些裸露和亲密行为的场面？詹妮弗说，绕到房间另一边关掉摄像头很麻烦，她不想让这个举动破坏当下的气氛。

7年后关闭网站

那几年，詹妮弗一直是网友们在网议、争辩和分析的对象。直到7年后的一天，她关闭了网站。

她是第一个将个人生活公之于众的人，第一个因为在摄像头前而变得有名的普通人，第一个跟全然陌生的网友分享亲密和脆弱时刻的人……为什么在盛名之下彻底消失了呢？

大学毕业，詹妮弗搬到了华盛顿，在一家公司做网页设计。从宿舍搬到公寓，她有了更多记录空间。一个“看珍妮”的超级粉丝送了她一堆摄像头，詹妮弗把它们

都装到了新家和办公室里，继续直播。2000年左右，詹妮弗有了一票模仿者，她们称自己为“视频女孩”。这年春天，詹妮弗搬去加州萨克拉门托，当地另一个“视频女孩”帮她找了住处。但几个月后，詹妮弗和这个女孩的未婚夫发生关系，还被直播镜头记录了下来。

视频圈爆炸了，愤怒还蔓延到了纸媒上。连《华盛顿邮报》都称詹妮弗为“红头发的风骚女子”和“不道德的勾引者”。在铺天盖地的责难下，他们的关系没能长久。

不知不觉间，这场让包括詹妮弗本人在内都好奇的网络直播实验，因为太过激进和不加修饰的开放而变成了一场表演。另一方面，她的生活节奏开始变得中规中矩，她也没办法每隔5分钟就制造一个笑料。詹妮弗的直播开始变得无聊了。

访问者的兴趣逐渐走低。2003年12月31日，詹妮弗关闭了网站。她备份了所有照片和日记条目，做成压缩文件储存在硬盘里，和所有的摄像头一起打包，放进了她家仓库的角落里。

远离社交媒体

詹妮弗把摄像头收起来的那年，社交网站Myspace上线。那时还没有脸书、推特等当前流行的社交媒体。但即使是现在，这些东西詹妮弗也很少用。实际上，她已远离网络。尽管她的一些照片还在网上流传，还有自己的维基百科网络词条，但“看珍妮”上百上千图片和日记条目都没有了。

现在，詹妮弗结了婚，是一名程序员，依然住在萨克拉门托。她说，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结婚。偶尔她也会在生活中不经意说起“看珍妮”，但几乎没人知道它曾有多么重要。

“看珍妮”在鼎盛时期一天点击量可达700万。回望那段时期，如今40岁的詹妮弗说，自己感到“精疲力尽”，现在，她希望关注自己的人越少越好。

个人意见

从摩苏尔逃出的姑娘 当上了海军陆战队员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今年9月，阿曼达终于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准下士。由于会说阿拉伯语，她有可能被派往伊拉克战场，甚至回到老家摩苏尔执行任务。



眼下，在美国等国家的帮助下，伊拉克政府正在对“伊斯兰国”所控制的最大城市摩苏尔发起进攻。战争如火如荼之际，在远隔重洋的美国，有个来自摩苏尔的姑娘刚刚实现了自己儿时的心愿——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。

这个姑娘叫阿曼达·伊萨，今年只有21岁，却已见证了伊拉克的两次战乱。2003年，8岁的她生活在当时被萨达姆政府统治的摩苏尔。美军推翻萨达姆政权时，她第一次见到了海军陆战队，“很多孩子喜欢跟在他们的运输车后面跑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”阿曼达说。那时，她就希望，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员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到了2010年，“伊斯兰国”在伊拉克的势力越来越强大，信奉基督教的阿曼达一家日子越来越难过。“我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，我姐姐甚至不敢去上大学。”为了求生，他们那一年逃离家乡，前往邻国土耳其。在土耳其逗留了一年后，他们以难民身份迁往美国。

在美国，阿曼达感到离梦想越来越近了。为了尽快适应新生活，她苦练英语，短短一年内就摆脱了当初几乎一个单词也说不出来的窘况，一跃成为班里的前十名。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后，她申请参军。

今年9月30日，阿曼达终于成为了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准下士。由于会说阿拉伯语，她有可能被派往伊拉克战场，甚至回到老家摩苏尔执行任务，但阿曼达并不排斥：“无论是什么任务，被派到哪儿，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。”

7岁“小商人”卖柠檬汁 攒钱为自己买马驹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他从5岁起就利用业余时间，以每杯20分澳元的价格卖柠檬汁，把赚来的钱都存下来，只为买一匹属于自己的小马驹。



来自澳大利亚的小男孩塞巴斯蒂安·肯特今年只有7岁，却已经是个有两年“经商”经验的“买卖人”了——他从5岁起就利用业余时间，以20分澳元（约合1元人民币）一杯的价格卖柠檬汁，把赚来的钱都存下来，只为买一匹属于自己的小马驹。看到这么一个小不点在家门外叫卖柠檬汁，有些客人也会忍不住多给肯特一点钱。

除此之外，勤俭的肯特还把平时的零花钱、生日或圣诞节得到的“过节费”都存了下来。到今年，他已经攒下了3000澳元（约合1.55万元人民币）。可是，这个数字依然与一匹马驹的价格相距甚远。

不久前，肯特的父母给了儿子一个惊喜——他们为肯特买下了一匹白色的小马驹。在草场上见到这匹小矮马时，肯特高兴坏了：“这四匹马真的是我的了！”

肯特的母亲说，虽然这四匹马不是儿子亲自出钱买下的，但他在这个年龄愿意为实现梦想而付出决心和努力，让她十分感动。“这才是最重要的，我为他自豪。”